

谢之光、林风眠、关良三位海派艺术大师作品集亮相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

# 火红年代留下美术珍档，我们读懂了什么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海派文化被誉为上海的城市精神，沉淀了上海百年发展的精髓。今年是谢之光、林风眠、关良三位海派艺术大师诞辰120周年。同辈的他们，以截然不同的艺术道路，绽放出各具辨识度的艺术光芒，却又不约而同将传统国画带到现代，带到一个令人惊叹的新境界，共同树立起海派艺术的新风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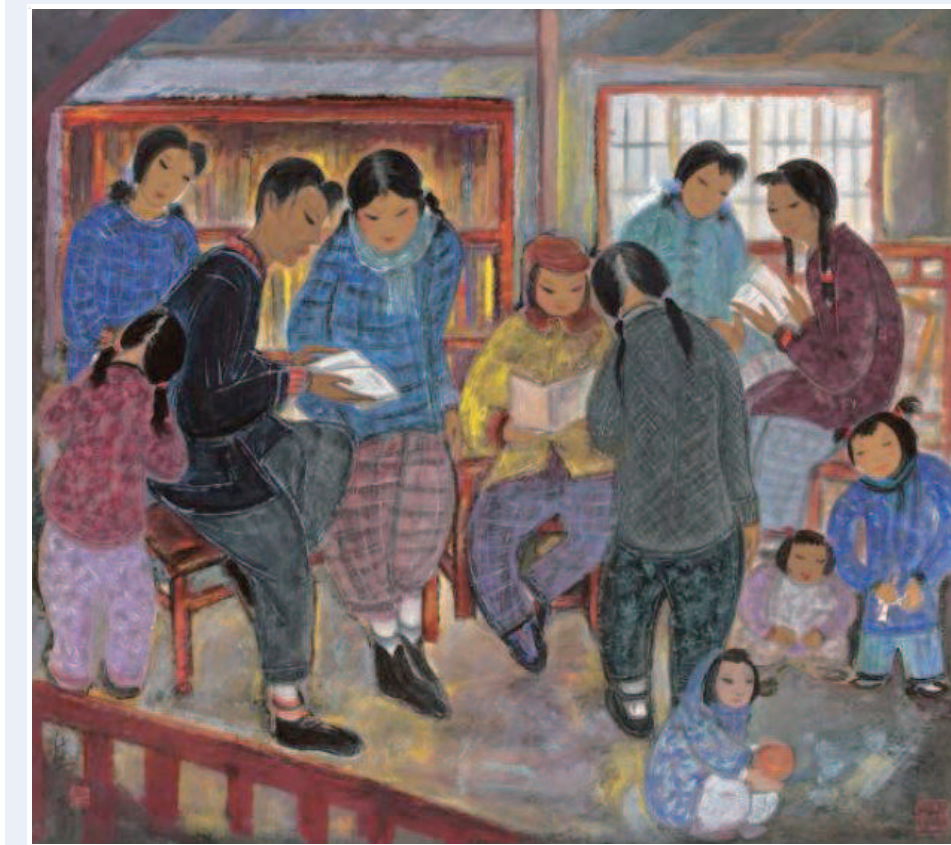
近日，上海中国画院与文汇报社联合主办的“海上风标——谢之光、林风眠、关良诞辰120周年作品展”亮相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展至7月12日。这个展览以近百件作品回顾、梳理三位海派艺术大师的艺术人生，其中例如谢之光的造船厂主题大型组画、林风眠的大幅仕女图、关良人物众多的戏画，都难得一见，或能揭示他们曾被忽略的某些面向。上海中国画院院长陈翔告诉记者：“今天我们回望这三位海派艺术大师的作品，不必仅盯着他们的笔墨、图式，而更应看到他们探索传统国画现代化的方向与思路。这些实践的可能性，能给今天的艺术创作带来颇多启示。”

## 三条不同的艺术道路，最终都通往国画的现代化

陈翔指出，展览一大耐人咀嚼之处在于，观众能从众多直观的作品中看到，谢之光、林风眠、关良是怎样分别以三条不同的艺术道路，最终都将传统国画推向现代化的。

谢之光的艺术探索路径是将传统国画中的写意精神拎出来放大，推向极致。令人讶异的是，谢之光其实是从一个极致走向另一个极致，他这一生的艺术风格无论题材还是风格，都跨度极大，由此显现出的，是一以贯之又收放自如的创新精神。谢之光在艺术生涯早期，最是以年画月份牌闻名，素描基础与色彩功底俱深。他笔下那些月份牌女子面容桃花，风韵迷人，引领着海上审美时尚。新中国成立后，他画社会新风、时代新象，以从风花雪月到现实题材的转变，引发技法与理念的一系列变化，同样轰动全国。晚年的谢之光，直接将写意水墨玩到随心所欲、皆成妙谛的境界，墨色的浓淡枯湿、虚实冷热间，充满情与力。此次展出的《案头闲趣》《水到渠成》《孤帆》《菊花》等作品，用笔轻松，流露出漫不经心的精彩，都让人能得以窥见谢之光的这种探索。

打通东西方绘画，干脆将绘画之前的定语去除，这是林风眠在艺术实践上的尝试。与其说林风眠是对东西方艺术的理解与融合做出终生探索，不如说他



▲林风眠《读书声》



▼关良《孙悟空大闹天宫图》



▶谢之光《案头闲趣》

曾经提出的“绘画的本质是绘画”更能体现其艺术境界。他为民族文化艺术而作出的努力，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1920年代，林风眠在欧洲留学期间，如饥似渴地汲取欧洲浪漫派的营养，创作已有表现主义倾向。然而也是在那里，他的老师扬西施鼓励他到中国艺术富饶、优秀的传统中去挖掘宝藏。林风眠渐渐以画面中的抒情性完成了对于东西方绘画的调和。他的绘画绝大多数采用的都是方构图，颠覆了传统国画非立即横的构图程式，而获得一定的现代感。

此次展览中有着最为典型的林风眠——《一束花》《春天》《农舍》《仕女》等作品无不让观众看到诗人艾青在《彩色的诗》中评述林风眠画作时所感叹的：“也有堤柳的嫩绿，也有秋日的橙红，也有荒凉的野渡，也有拉网的渔人。”林风眠的非方构图作品也罕见现身，予人意外之喜。创作于1950年代的一幅《舞蹈》就是代表，且是少见的大尺幅，高1.22米、宽0.725米，画了两位仕女，一位站立起舞，一位席地抚琴。

谢之光与林风眠之间，他是将“笔墨”从文人画规范中解放出来，迈向更加广阔的点、线、面“有意味的形式”。关良早年留学日本，在那里浸润在印象派、后印象派、立体派、野兽派等一众西方现代派艺术中，归国后又迷上了水墨画。他的艺术是从西方、东洋以及中国传统绘画中幻化而来的，自上世纪40年代起即以一系列得意而忘形的戏曲人物开一代风气。这样的画通常尺幅不大，画中多只有一两位人物，逸笔草草，乍一看像儿童涂鸦，却被学界认为气韵生动、举重若轻。刘海粟就曾直

言：“他(关良)画的是动作中的人，有思想感情，彼此呼应。少到一个角色，也有一台人气，半点不空，充满了活气，或叫戏的气流。连个武行(打手)龙套全进了戏，与主角交流。不拘泥，不生活，怎么画都耐看，有回味。”此次展览不仅集结了关良标志性的戏曲小品，如《鲁智深倒拔杨柳》《十五贯》《苏三起解》《晴雯补裘》等，还呈现了他极为罕见的几件或为大尺幅或人物形象众多的戏画。例如创作于1970年代、仅绘有一位巨角的《戏曲人物》，居然高达1.35米；创作于1977年的《孙悟空大闹

天宫图》有着多达九个人物，外加一条小狗，他们错落分布在画幅上，姿态、神情各异，颇具动感。

## 从他们的艺术探索中能读出为人民而创作的真理

展览值得关注的，其实也包括与谢之光、林风眠、关良并肩开拓的一批艺术前辈。陈翔指出，中国近现代画坛中探索传统国画向现代化转型的，不只谢之光、林风眠、关良所代表的这三种方向，“这种探索是与当时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同步的，体现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与艺术担当”。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庞飞告诉记者，谢之光、林风眠、关良都是1956年上海中国画院筹建时聘任的第一批画师。他们尽管有着各不相同的艺术创作面貌与风格，却都不约而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踊跃拿起画笔，真诚描绘现实生活，为那个火红年代留下珍贵的美术珍档。这些作品大多是观众不大熟悉的，从中能够读出为人民而创作的真理，也能够看到前辈画师们因自然流淌的情感触动而随之产生的技法上的探索与创新。

谢之光艺术创作的一大高峰，就在于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表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劳动人民生活生产的一大批现实题材作品。在此次展览中，人们即能看到《浦江春潮》《祖国的眼睛》《白衣红心》《拆旧轨铺新路》等十来个这类作品。其中《万吨水压机》早已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定格1961年江南造船厂成功建成国内第一台万吨水压机、为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填补空白的这一历史时刻，用传统笔墨表现庞大复杂的金属构造、机器设备、厂房结构、工人操作，令人大开眼界。一幅极富气势的《船厂新貌》，则是谢之光与程十发、严国基等画师合作的，也反映出画院现实题材集体创作的传统。

1950年代起，林风眠开始创作以人物组群为主体的现实生活题材绘画，此次展出的《渔妇》《农妇》《菜农》《读书声》都是例证。有意思的是，即便表现的劳动题材与林风眠此前擅长的仕女等题材迥异，画家的艺术风格依旧在画中清晰可见，例如他偏爱的浓烈色彩、浑圆造型、浓厚墨线以及抒情性的东方情调。就连独立创作的关良也画过现实题材。此次展览中有一幅他画于1960年创作的《阿尔巴尼亚舞蹈图》，是他受当时阿尔巴尼亚歌舞团访华的影响而创作的，与其一贯秉承的开放的创作心态不无关联。作品构图布局、表现技法颇似关良标志性的戏画，人物衣饰却神秘地表明这是五位来自异域的舞者，体现出相当的艺术高度。

《魔都撞上张尕怂》特邀西北民谣音乐人与上海评弹团团长同台“对话”——

# 西北风遇见江南韵，“撞”出民间音乐全新魅力

■本报记者 王筱丽

今年春天，穿对襟棉袄、头戴耳雷帽、三弦不离手的西北乡土音乐人张尕怂火出了圈。对张尕怂关注已久的音乐学博士李亚认为，这是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让民间音乐的传播迎来了全新的生态——不再是博物馆式的，而是鲜活的、充满生命力。”

于是，黄土塬和大海、西北民谣“红人”张尕怂与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这些看上去不相及的人和事在音乐访谈类节目《魔都撞上张尕怂》里来了一次“猛烈”的邂逅。节目第一期上线不到短短三天，在各视频网站的点击量便近六万，受到一众拥趸的好评。音乐学者认为，节目的热播不是巧合，民间音乐正借着多样的线上平台迎来独特的“发声”机遇；而来自江南和西北的曲艺也因此多了一重全新的“打开方式”。

## 脚踏布鞋、肩扛三弦，张尕怂穿越南京路繁华的街区走进了上海评弹团

“这是天圆地方，一个圆的一个方的。”指着脸上别致的墨镜，张尕怂的初登场就显得个性十足。今年疫情期间，西北民谣“三部曲”《早知道在家待了这么久》《隔壁的王妈妈》《甘肃有个大夫叫霞霞》让他走进公众视野。其中，《张尕怂姑姑为原型、致敬医护人员的《甘肃有个大夫叫霞霞》视频观看点击量逼近1500万次。张尕怂红了，而一起出圈的还有他那口西北乡音和手中的三弦。

《魔都撞上张尕怂》的诞生源于幕后团队对于传统民间音乐的执着，然而如何把小众转为大众、把“旧物”做新鲜，人物、形式的选择都是曾经摆在制作组面前的难题。苦恼之时，自带热度的张尕怂跳进了团队的脑海中，联想到共通于



评弹和西北民谣在日前播出的《魔都撞上张尕怂》中惊喜邂逅，吸引了不少观众的视线。(片方供图)

南北曲艺的乐器三弦，制作组同时去找上海评弹团，三方一拍即合，便有了这档“韵味很特别”的节目。

“接到邀请后感觉很新鲜，抱着开放的态度就来了。”张尕怂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脚踏布鞋、肩扛三弦，张尕怂与主持人穿越繁华的街区走进了位于南京西路的海上评弹团，迎接他们的，是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和评弹“丽调”传人陆锦花。这不是张尕怂头一回接触江南评弹，对中国曲艺都略有了解的他或多或少还能唱上两句。就在上月，他还与苏州评弹团演员合作了一曲《乱弹·塞北江南》并在网络上收获好评。一番南北对话过后，高博文也发现了两者在曲牌和过门上的相似之处。正如B站的评论间有网友写下的感慨：“2011年看到高博文《珍珠塔》的视频片段，2020年遇到张尕怂的作品。

我，一个没在西北和江南生活过的听众。”节目中，更多人发现，中国传统音乐、民间曲艺的发展并非形单影只，交流、碰撞更能激发出灵感的火花，迸发出更强更远的号召力，给听者以穿越时空的感动。

## “祖籍”不同的三弦“互换灵魂”，缠绕在一起，朝更远的未来走去

“小孩跟着大人唱，连词都不知道，但那样的大合唱最美。”节目中谈及儿时的记忆，张尕怂仍然十分动情。在他眼中，老家的社火和庙会是他的音乐启蒙，正是这份扎根于泥土的民间音乐情怀让张尕怂的前缀不仅仅是“民谣歌手”这么简单。每年，他都要花大量时间在西北民歌繁荣地区——甘肃、宁夏、青海等地采风、与民间艺人打交

## 海外观点

■本报记者 王筱丽

疫情让全球范围内的艺术场馆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纷纷寻求线上渠道，与公众在特殊时期保持交流。目前，欧美多国的不少场馆选择重启，或将开放线上日程。荷兰的梵高博物馆已于6月1日迎来了复馆后的第一批观众；法国卢浮宫已于7月6日向公众开放部分区域；位于伦敦的泰特现代美术馆以及泰特不列颠馆将于8月开放。

客流是美术馆重新开馆的首要问题。以英国泰特美术馆为例，馆长玛莉亚·巴尔肖将人数定在了过去的30%，她认为这个数字不仅能够满足观展需求，也可以让游客保持两米的社交距离。不过，巴尔肖也指出，届时需求或将高于30%，闭馆期间美术馆在社交网站上的高人气和高活跃度给了她足够的信心。过去几个月中，泰特在“云上”开展了一系列互动项目。除了闭馆前揭幕短短六天就紧急收场的安迪·沃霍尔回顾展全面上线外，还包括带领观众探索1545年至今英国最伟大艺术品的“纵横英国艺术”，通过虚拟展厅揭秘艺术家创作过程的“工作室”以及回溯艺术家如何看待与大众媒体关系的“媒体网络”。

接待人数降到30%，对于自负盈亏的泰特来说，维持收支平衡将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巴尔肖表示，馆方初步将通过延长展期，将成本分摊到未来若干年财政年的方式进行解决。“正式开馆前我们还无从知晓财政将面临的挑战有多大，情况每周都在发生变化。”泰特的开馆也意味着英国其他博物馆的重启也已经在计划中。据巴尔肖透露，为了减轻公共交通的压力，各家场馆将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底期间选择不同的时间开门迎客。

放眼欧洲，文艺复兴巨匠拉斐尔逝世500周年纪念展本月初在意大利罗马奎里纳莱宫重新开放，展期将延长两个月至8月30日。此次展览包括200多件拉斐尔绘画、手稿及其他真迹作品，吸引全球52家艺术场馆慷慨解囊，被誉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拉斐尔展。而有着“文艺复兴艺术宝库”美名的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也按照450人每天的规格开放。在荷兰，人气最高的博物馆之一梵高博物馆6月1日迎来了疫情后的第一批观众。原定于5月24日闭幕的“在画中：描绘艺术家”展同样延期至8月底。该展览共展出梵高从1850年到1920年的77件肖像画作品，是博物馆首次把目光聚焦于艺术家的肖像画上。此外，法国卢浮宫已于7月6日向公众开放部分区域，对于极大程度依赖外国游客的世界级博物馆来说，参观人数预计将下降七成。

视线转移至亚洲，随着日本全面解除紧急状态，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和奈良国立博物馆等项目均已开放。虽然东京国立博物馆原定的“法隆寺金堂壁画和百济观音”大展错过档期无法如约举行，但博物馆即将于本月底迎来重新开馆后的首个特展——“和服”，展览除了展示著名历史人物的和服外，还包括和服绘画、和服屏风作品以及300余件现代和服。

# 文艺入夏，全球博物馆陆续归来